

温故

李继锋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马 良 时光旅行和情书
 张新颖 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

「三十」

刘瑞琳 主编

温故

孟彦弘 父亲

江 青 皇宫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

邵盈午 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

诸葛计 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

秦风、薛原 1945年：美军登陆青岛

王 道 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

顾晓悦 《小说月报》和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

卡琳·帕姆弗雷特 刘公岛札记：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三十)/刘瑞琳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95-5982-4

I. ①温…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349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曹凌志 罗丹妮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 作: 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千字 图片: 70幅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特 稿

李继锋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_ 1

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他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觉得自己在战略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指挥军队，除了广西军以外，中央军他都指挥过。哦，他很得意的一点，就是他手下的兵越打越多，可谓麾下百万雄师。不过，“上马能领军，下马能理政”才是我父亲最自豪的。

记 忆

马 良 时光旅行和情书 _ 30

我是一个乖僻的不合时宜的人，我承认，也并不打算变得正常起来。正是怀着这种不适感，多年来我流亡于我的故乡，踏遍了回忆里的每个街角弄堂，敲开了每一扇我曾进出过的门，重逢了无数不曾苍老的脸，这份莫名其妙的忧愁，成了我和我的故乡之间，唯一的通途。

孟彦弘 父 亲 _ 54

父亲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经历者和承受者。他没有值得树碑立传的事迹，可我们总能感到家里缺了一个人；逢年过节、忌辰清明，看着遗像、看着那堆黄土，心里总会泛起酸楚……

江 青 皇宫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 _ 71

突然间天地开阔，冒出了佩纳皇宫的顶端，鹅黄色的拱顶、赭石色的尖塔、浅灰色的炮楼，白色的城垛穿插夹杂其间，衬着蓝天白云，是那么样的威风、凝重、雄伟，极气派地耸立在山峰上。不同格调的建筑风格、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造型溶组在一起，竟如此的相称和谐，它释放出的善意、秘玄和美感使我震颤又迷茫。

张新颖 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 _ 80

也是在1985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人 物

邵盈午 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 _ 105

“我认为文学不应有人为主流。如果官方强行将写实主义划为主流，所谓‘现代派’就是旁流、支流甚至逆流，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理解所谓‘百家争鸣’呢？至于‘重写文学史’，我的看法是无所谓重写，

谁都可以写，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不必强求一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

诸葛亮 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 _ 119

我们听完故事，都笑得前仰后合的，连饥饿也忘记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会，才决定把答案报告吴先生，说安的题目应当是“麻木不仁的三兄弟”。吴先生听了，满意地连连点头说：“十分恰当，十二万分的恰当。有人说你们这个班工农同学多，水平不高，我就不相信！你们是大有希望的。”

影 像

秦 风 1945 年：美军登陆青岛 _ 128
薛 原

1945 年秋天的青岛，因为这批美国官兵的登陆，留下了数十幅老照片。现在，这些老照片，又由台北的秦风先生提供给了《温故》。从这些老照片中，打量着既熟悉又陌生的青岛的风景，涌上的是复杂的心情和滋味。尤其是，看着这些老照片，不能不想起父母当年讲述的故事……

人 物

王 道 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 _ 151

“她多才多艺，书法秀丽；口才流利，能说多种方言；她的记忆力强，会讲故事，风趣幽默；她善做烹调，长于交际。她的天性善良，为人正直，牺牲自己，乐于助人，为亲友所爱戴和景仰。”

往 事

王克明 微观民国土地往事 _ 173

《任芝铭存稿》一书所收任芝铭先生早年家书里，涉及土地的些许内容，很私人，很家庭，很可使今人微观当年，了解一二土地往事。

顾晓悦 《小说月报》和 20 世纪 40 年代的作家 _ 182

上世纪 40 年代的文化界，在苦难之中出现了难以言喻的繁荣……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不仅拥有名家包天笑、张恨水、秦瘦鸥、程小青、郑逸梅、周瘦鹃等为其主要作者群，也别开生面地向青年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卡琳·帕姆弗雷特 刘公岛札记：
马向红 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 _ 202

我是如此热爱这些总是带着温和笑容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迎接我们的都是微笑与问候。眼睛明亮、面颊红润、羞怯而又拖着鼻涕的孩子们会围在我的花园门口要糖吃……他们如今在哪里？遇到了怎样的生活磨难？我无从知晓。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那位可亲的一号园工，正从墙上注视着我——他的炭笔肖像画挂在墙上。

文 本

梅振才 何妨余事作诗人：读史学家唐德刚诗词遗稿 _ 243

若编《唐德刚全集》，“唐派史学”、“唐派散文”当然是主角，但“唐派诗词”亦不可或缺。当然，唐先生如同他的师友胡适、周策纵一样，新诗与旧诗两体皆擅。

特 稿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李继锋

为白崇禧正名

李继锋：白先生，最近几年我注意到您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推介您父亲白崇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下卷），在南京“总统府”举办了“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展览的文字都出自您的手笔。这次展览和研讨会所在的大礼堂，就是1946年您父亲就任民国首任国防部长的总统府大礼堂。举行白崇禧将军学术研讨会时，您也用PPT向与会学者介绍您父亲。此外，您不顾舟车劳顿，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签名售书，接受媒体访谈，全力推介您的父亲。您甚至还到台湾的“国防部”里向台湾的军官们讲您父亲的功业，对他们来说，恐怕和大陆人士一样，白崇禧这个人是既耳熟能详又陌生遥远，反正是非主流的异类存在。您从前几年全力推广昆剧，到最近全力为您父亲正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您受到了什么因素的触发？

白先勇：您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定知道我父亲是民国重量级的人物，可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关于他的研究很不够，我一直期待坊间出现一本像模像样的我父亲的传记，但等了许多年，还是失望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恐怕得我自己来做。澄清我父亲的历史也就是澄清民国的历史。比如说，我父亲生前指挥过规模很大的几次战役，都很大很重要，他生前曾跟我谈过一些他对



2012年4月25日，白先勇先生出席“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开幕式，摄于南京“总统府”。



台北时报出版社2012年5月8日举行《父亲与民国》新书发表会及“白崇禧将军身影照片展”开幕记者会。白先勇先生在会上发言。

这些战役的看法。他的看法，他写的东西，与别人写的，还有我看到的几个传记，我感觉内容不太对得上。我近年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澄清，特别是关于1946年的东北四平街之战。

李继锋：四平街战役是抗战之后国共军队争夺东北的关键一战，杜聿明任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陈明仁任军长的第七十一军在那次战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面对的可是共产党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林彪所统率的部队。

白先勇：对，当时他们打的就是林彪。我父亲乘飞机去前线督战，那一场战役很关键的，对整个国共战局的演变和最终的胜负很重要。对这场战役，他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关于这场战役，我陆陆续续写了五万多字，已经先后在台湾、大陆的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了。我父亲认为在四平街取胜之后，国民党军队精锐应该勇猛追击，不给林彪的部队喘息之机，如果一举消灭他的主力，将其剩余的力量赶入苏联境内，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不会在战场上被数年后卷土重来的林彪部队一一击败。像四平街之战这类东征西讨的事，父亲自己讲了很多，都有他独到的看法。比如说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对会战的过程与结果，各自有不同的讲法。国民党有人习惯将这次会战战败的责任推到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我看与真实情形出入太大。父亲后来对我回忆的、亲口对我讲的内容，我当然有责任要说出来，比如，他为什么不肯接受徐蚌会战的指挥权。

李继锋：对研究者来说，类似的疑问确实不少，在淮海战役中，归属他的黄维兵团的派遣时机就很有争议，大陆学界一度流行的也是国民党的官方说法，认为您父亲不顾大局，对友军见死不救。您父亲关于这件事有着怎样的解释？依他当时在台湾的处境，谈这些事有没有什么顾忌？

白先勇：国民党官方的讲法，基本上是说父亲按兵不动。为什么会这样说，理由很复杂的，国民党那边自有一套逻辑，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后来黄维兵团十二万官兵，在双堆集被共产党军队围困起来了。他们被派去解围，是父亲遵照南京中央的决策下令的。但一旦受困，责任就全赖在我父亲的头上了。

李继锋：那您写白崇禧传的初衷就是要为您父亲澄清事实和辨析是非吗？

白先勇：当然，我想澄清。有人提出来，说如果我写传那肯定替我父亲讲话。我回答是：没关系，我本来就要替我父亲讲话。我再怎么写，人家一定说我是替我父亲讲话，那就干脆明说是替我父亲讲话好了。我就是替我父亲正名、辩护。

李继锋：您真的很坦诚。但如果您的史料站不住脚，或者有明显的偏见，可能您的正名效果会适得其反。作为小说家，您早已闻名海峡两岸及海外的华人社会，但修史和写小说所受的训练和需要具备的才能、禀赋毕竟大不相同，角色是要发生大转换的，不知您在动手写传之后有什么真切的感受？或者说有什么不适与困难？

白先勇：为父亲写传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我并非民国史专家，所以写起来特别吃力，除了要知道父亲本人的所思所言所行，还要了解相关事件、相关人物、相关背景，要收集相关史料，好多史料真伪难辨，还需要去比对和印证。好在我父亲在台湾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他做口述历史，出版了《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册）这两本书，不知你看到过没有？很厚的两本。刚好在第一百三十二次访谈的时候，他过世了。有许多事还来不及细讲，很可惜。

李继锋：作为民国史的研究者，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急切期待着您的白崇禧传记早日问世，这可是一个秉虔诚之心的儿子为所崇敬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一个文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一个知名小说家为一位名将而撰写的正名之作。对这样一部特别的传记，您现在的写作思路是什么？

白先勇：我对父亲传记的构思，大致上架构是这样的：一段是1949年到台湾以前父亲的事情，我就按史料写下去，或者还加进一些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另一段，到台湾以后，几乎就是我们家人完全跟他在一起生活了，朝夕与共好多年，那就完全是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写他在台湾的遭遇。我在他身边，历时十一年，我最清楚他在台湾的那段生活。不过，这样子写起来，这两个时段的

内容呈现方式不一，就会在一本书中出现两种不大相同的写作风格。

李继锋：如今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已经透露出您刚才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坦率地说，以儿子的身份写父亲，我是一直为您捏一把汗，因为客观性和公正性从一开始就会受到质疑。但读完上下卷，我觉得您还是很恰当地抑制住情感，是以平常心来写作的，很多有党派观念或者正统观念浓厚的历史学者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这部书就是您为父亲所撰传记的终极成果吗？

白先勇：我在昆剧《牡丹亭》演出二百场之后，就集中精力为父亲写传。我要像以前推介昆剧一样全力推介我的父亲，把一个我感知过和研究过的真实的白崇禧介绍给大家。这件事难以一蹴而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瑞琳女士建议我根据已经掌握的图片先写出一点东西，这就有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出版。这应该还不是我理想的传记的终极形式。

李继锋：作为白崇禧的儿子，您对父亲的了解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无法取代，所以我们对您早日写出父亲的传记极为期待。您不仅是为父亲白崇禧正名，同时也从新的侧面丰富了民国的历史，解读了民国的历史。

犹如希腊悲剧的白、蒋、李三角关系

李继锋：阅读《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很关心您是怎样看待和描述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的重庆曾流传一个有趣的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它的谜底便是：“李白。”这个“李白”并不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合称，可见在时人眼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亲密无间的政治伙伴，是浑然天成的政治搭档。“李白”就像一体两面的连体人。除了两人政治上的交谊，你们家和李宗仁家平常相互走动多吗？他们大人交谈的时候，您总是在场吗？

白先勇：记忆中两家人的走动还真不是太多。李宗仁偶尔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感觉有点难以接近，言辞上讲并不那么亲切。我当时还是小孩子，后来听了看了许多东西才更了解他。当然，李宗仁和我父亲关系很深，李宗仁对

我爸爸很信任，也很佩服，《李宗仁回忆录》里边就提到过，他非常器重我父亲。我父亲也非常尊重他，相处时知道如何拿捏分寸。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直有着很难得的那种默契。不过，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李宗仁基本上是个专注打仗的军人。我父亲虽然也是个军人，却是喜欢动脑筋的思想家式的军人，两人的个性很不同的。两个性格很不同的人在一起，却产生了互补的效用，合作得很长久。我觉得，那种深厚的默契是属于他们个人之间的，两个家庭的交往确实很少。

李继锋：《李宗仁回忆录》提到这样的史实，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有好几年，李宗仁就常住在广州，实际上是由您父亲在治理广西。有这样的比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犹如手套与手，您父亲是手，而李宗仁是手套。

白先勇：对！那时候的广西是我父亲负责治理的，当然还有黄旭初和他搭档。那时，黄绍竑已经投奔南京了，黄旭初担任广西的省主席。李宗仁在广东，等于是在外边为广西做交际工作，跟广东那边密切联系，两广一家才有力量嘛。治理广西的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肩上。他那时候在广西施政，可是雷厉风行啊。

李继锋：民国的两广，因为地域、文化、族群的关系，遇到政局大变动的时候，常结成同盟。和广西比，广东富裕得多。广西可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白崇禧他们将这样的省份治理成“模范省”，有点匪夷所思。主政者要有创意，更要有强大的执行力的。我感觉作为儒将，这两点白崇禧似乎都不缺乏。

白先勇：我举个例子吧。他做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广西禁赌。那时候广西人爱赌，尤其是军人，有的赌得连枪都输掉了。我父亲雷厉风行，那时候对赌博禁得很凶哦，说禁就禁，很彻底的。连对李宗仁家的亲戚，都不买账。李宗仁的哥哥喜欢赌，家里边搭了桌子，好多人在里边赌，外边还站了卫兵。我父亲自己跟我讲的这件事，他找到李宗仁的哥哥讲，你快一点，把那个卫士撤掉，把那个赌桌撤掉。你不撤的话呢，我明抄你家，押着你游街。游了街，我就枪毙了你，我还要告诉你弟弟。他哥哥害怕了，马上就安排，撤掉了赌桌。我们

自己家也是几十年没有麻将的，以身作则啊，有本书说我父亲那时打麻将啦，我父亲禁赌都禁得轰轰烈烈，家里面怎么会打麻将？这种书只能当小说看啦。后来到台湾，我妈妈才开始打打麻将。

李继锋：其实，对李白二位，我先了解的还是李宗仁。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就读过《李宗仁回忆录》，那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对李宗仁多次访问后整理而成。唐教授曾经是李宗仁麾下的士兵，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后，流传很广，我对民国历史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从这本书开始我注意到您的父亲白崇禧，他和李宗仁有共同的事业，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白先勇：《李宗仁回忆录》我看过呢，那本书史实基本上是对的，说到对内容的解读看法各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李宗仁很恨蒋介石嘛，他最恨蒋，他们两个人到一起是水火不相容。其实蒋介石跟我父亲关系怎么样，可以变换角度、方位来看，他们有分有合，有时甚至互有好感。但蒋介石跟李宗仁却是完全对立的。

李继锋：1926 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时，您的父亲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1937 年抗战爆发时，您父亲飞到南京，再次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从职务看非常巧合。据我所知，这两次合作是他们两人一生中最有成效的合作，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功业。

白先勇：嗯，这两次我父亲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最高幕僚。我的父亲名分上是副的，但实际上就是正的。

李继锋：我有同感，北伐时的总参谋长李济深和抗战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可以说是名分上的，而真正赞襄戎机，充当幕僚长的是您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三十出头当上将，当副参谋总长，显得太年轻，我父亲也怕自己资历不够。李宗仁也不赞成，《李宗仁回忆录》里边讲了这事的。但是，蒋介石有他的考虑，那就是，他看到我父亲好像不会威胁到他对中央军的控制，而且他也看到我父亲统一广西过程中的军事才能，以及我父亲在广西的影响力。

这些他都看到了，他才诚恳地邀请。

所以两次大战，参谋总长是名分上的，真正只有我父亲这个副参谋总长在撑场面，军事战略上一些有名的概念是我父亲提出来的，比如抗战时期所提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因时而异，有时候合作，有时候有矛盾，有时候对抗。但有一点是一般人不注意的，其实蒋介石很重用我父亲的，只是每次合作到了我父亲声望高到某个程度之后，他就有点害怕了。他们两人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合写两个人的传记——这两个人的恩怨关系。我跟你讲，那就像一出令人唏嘘的希腊悲剧。大致说来，蒋跟我父亲，是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如果诉诸历史，你会发现，汉高祖跟韩信之间，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嘛。

李继锋：以前有个印象，就是您父亲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有个性，作为敌人是更可怕的对。在给林彪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还曾提醒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告诫他与白崇禧对阵时要小心行事，以免落入陷阱。而印象中的李宗仁，看上去笑容可掬，是个大度厚重的人。但听你刚才讲的意思，实际上李宗仁跟蒋介石之间，才是真正的水火不相容。

白先勇：他们俩就是水火不相容！

李继锋：那在这个貌似简单、其实复杂的三角关系里，您父亲对蒋介石、李宗仁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也时常夹在两人之间感到难以自处吧？

白先勇：他们的关系复杂，而且非常复杂。我父亲呢，因为夹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两个人的中间常常左右为难，其实据我的了解，我父亲并没有真的要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想要把蒋介石拿掉，去代替他的位置。论到耍政治手腕，我父亲对来自江浙的蒋介石还是自叹不如的。我得到最后，我父亲已经比较明智，他很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中央的实力，在财、政、军方面，对杂牌军都享有优势，大概他也已经清醒意识到蒋自有其不可取代之处。不过，古来大才难为用，蒋介石跟他在一起共事，内心就有点儿怕，功高震主啊。蒋介石最大的弱点，就是最喜欢人家忠贞。评考以忠贞为主，下属称他“校长”，

他是最高兴了，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嘛。有个叫王叔铭的将领，擅长拍马，打电话，在电话里叫“校长”，还要立正敬礼这样子。而我父亲跟蒋介石平坐平起，讲话都是对等的，所以，蒋介石对这一点恐怕也是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很尊重我父亲的。我父亲呢，还是要讲讲真话。广西人耿直，这是第一。第二，他跟蒋几十年的那种关系，他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客套的，所以容易讲真话。但是真话不好听嘛，忠言逆耳。广西佬很直的，是不是？我父亲有想法，就会说出来，你怎么想，他不在乎。

李继锋：蒋介石三次下野的过程中，都可以发现白崇禧的身影，他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1949年的那次，主要是为了帮助李宗仁吗？

白先勇：我父亲夹在里边，真的没办法。比如，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实行宪政的时候，李宗仁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是反对的，而且反对得很厉害。他晓得李宗仁一旦当选了副总统后，那蒋桂之间的矛盾就要恶化得难以收拾了。

李继锋：是啊，因为副总统的竞选问题，抗战之后才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蒋桂矛盾又再次被激化了。

白先勇：蒋桂一有矛盾，在那种情形之下，它不光让各种政治势力夹在两者之间很为难，而且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变得很错乱。我父亲非常清楚，蒋介石根本不想让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绝对不让的，而且非常戒备他。人家要一个白崇禧来南京做国防部长，已经不得了，又来一个李宗仁做副总统，那还了得？那桂系两个巨头最后就要联手逼宫了，让蒋介石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对我父亲来说，对这种关乎全局的事情，结局是想得很清楚的。那时候他跟李宗仁两个人为了是否竞选副总统的问题还弄得很不愉快。当时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鼓励。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那一群人围着他，鼓励他，认为好像他可以出来号召，因为他们觉得蒋介石那时候已经渐渐不得民心了。我父亲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忧虑，如果李宗仁挟洋自重，跟美国人关系那么密切，后面有美国人撑腰，来参

与副总统竞选，那岂不是让蒋介石更加疑心重了？蒋介石最忌讳的就是有谁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那结果自然更糟了嘛！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孙立人不就是因为和美国人关系密切而遭软禁？你说是不是？这是大忌，绝对的大忌。所以，我父亲心里很明白，但却无可奈何，夹在中间很难受。不过，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太深了，李白两人的关系，分不开的，整个桂系的势力，也分不开的。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被逼着非要全力支持他不可，就是火坑也得跳了。

李继锋：对，民国史上出现许多派系，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这其中，李、白为核心的桂系表现得最为团结，行动也向来很一致的。李、白、黄之间似乎有着其他派系首领之间所欠缺的战友、兄弟、伙伴般的情谊。

白先勇：他们很一致的。桂系前三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我父亲。你看黄绍竑，他一度因为战事不利，受到内部的指摘，一气之下投到蒋介石那边去了，当过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但围绕副总统竞选，桂系巨头们又开始合作，广西人老粘群，就合起来了，那就势力很大啦。唉，他们关键就是忘了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想想第一次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广西势力蓬勃发展起来了，却遭到了整肃，结果才被整垮的嘛。

李继锋：是啊，革命军北伐以后，当时广西的军队从湖南一直打到北京，比广西人占多数的太平军那时的气焰还盛，势力极度膨胀，就像滚雪球似的。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这也是30年代李、白治理广西时常常为人称道的一段值得夸耀的历史。

白先勇：当时，广西的势力就像一条线，一条长龙阵。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一直延伸到河北、北京，全是广西人的势力，这还能让蒋介石受得了？你现在很公平地来看，那时候北伐完了，广西势力那么大，抗战后居然又上演了一次。看桂系起来了，又联合起来了，对蒋介石威胁很大。我父亲为什么帮李宗仁，为什么这么做？完全被李蒋关系激化逼的。他后来自己也进行检讨，讲他出来支持李宗仁，是他政治上的错误决定。我的母亲当时也是反对的。

李继锋：她反对谁，反对什么？

白先勇：反对我父亲帮李宗仁。我母亲从来不喜欢干涉政治，根本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母亲很会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力，看人的那种敏锐，也就是用直觉能够看透一个人的，那真是种本事。我母亲当时就认为，李宗仁不能担副总统大任，在中央担任那个大任不好，就劝我父亲不要揽进去。那时候，基本上李宗仁就是一个战将，一直在外面领军打仗，很少在中央任职，蒋介石不愿意让他留在中央。他一下子到中央来，做副总统其实并不适合。这是从蒋李关系、李的才能这方面考虑来做推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父亲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他还请程思远上北平去劝说李宗仁放弃竞选。但那时李宗仁已经表明竞选的态度了，对外公布了，一切都太晚了。

李继锋：您父亲后来的这个检讨，这种表示，是不是因为在台湾面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而并非完全是他的真心话？

白先勇：真心，真心，并不是在台湾遇到了什么压力。因为本来他就是反对的，他是注重看大势的，副总统竞选的事一来，中央和广西这边的矛盾与猜忌就没完没了，最后又重蹈覆辙，跟北伐完了以后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李继锋：您父亲在和家人之间谈话的时候，对蒋介石有过评论吗？

白先勇：让我想一想。据我的感觉，我父亲对蒋介石的军事能力并不服的，军事上的才能这方面我父亲很自负。尤其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或者打电话，或者自己到战地去指挥，对老蒋的这种军事表现，他当然不是很服气。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非常复杂。说实话，我觉得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能力远超过他的军事才能。政治上他是厉害的！你看他，那个时代群雄并起，他能够超越众人，最后能够爬得最高，这就是他政治手腕的高明。他最终只输给毛泽东，他还输给过谁啊？政治上，我父亲不及他，也搞不过他。老实说，我父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人。军人有那种军人的耿直，有说一不二的那种个性。

蒋桂战争是国民党大悲剧的肇始

白先勇：我为父亲写传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国民党退出大陆流亡台湾，这一切的起因是北伐后的第一次蒋桂战争。

李继锋：这个观点很有洞察力，确实，蒋桂战争是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内部武力内争的开始。此后烽火连天，内战规模之大，远超北洋时代，造成对内无暇建设，对外软弱无力，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白先勇：那场蒋桂战争，后果是真糟糕，对国民党的打击，乃至整个国民党的覆亡，我觉得从那场内战已经开始。

李继锋：对那场内战的战争责任，您有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

白先勇：国民党中央讲这场内战是因为广西造反，我觉得用一个事实就可以驳斥国民党中央的这种讲法。战事爆发的时候，李宗仁还在宁沪一带，这个时候，他底下的人在湖南造反，这岂不是把他们的这个主帅陷在虎口里头，一下子给对手抓住啦？如果有通盘的计划，那为什么不可以等李宗仁离开南京，你再造反啊？所以，湘变的那次事情，是下面的少壮军官们引起和触发的，是胡宗铎他们一伙少壮军官干的，那是莽撞的一个突发事件。如果说有全盘计划的造反，那一定是要等到李宗仁离开南京，才会造反啊。李宗仁是突然知道消息，连夜逃离南京的。

李继锋：不仅李宗仁在南京一无所知，而且您父亲那时也是远在河北唐山那一带，远离湖北湖南。

白先勇：他在唐山，都不知道南方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蒋介石要抓他，派唐生智去，我父亲仓皇逃走。其实那个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要削藩，下手才那么狠。对，是谁啊，是谁献计的？

李继锋：杨永泰吧。这个人是老国民党人，但后来反对孙中山，国民党主流并不喜欢他。这人是个擅长纵横捭阖的策士，也懂得政治技巧，对如何消除蒋介石的对手很有想法，结果他的建议深得蒋介石的欣赏，也受到了重用。

白先勇：杨永泰！就是杨永泰献计，要军事手段解决桂系是吧，然后，经济手段解决第二集团军，政治手段解决第三集团军，外交解决东北军，就准备这么搞。那一次的蒋桂战争前，我觉得我父亲有个很重要的事迹被遗忘了，就是北伐完了以后，他有很重要的一份电报，三千字差不多，打给蒋介石。那时候不是在准备整编嘛，在南京开整编会。

李继锋：对，就是有名的编遣会议。北伐战争结束了，国民政府召集各路军队将领讨论如何裁汰多余的军队，准备开始建设，各方主张裁兵，但也各怀鬼胎，都希望裁别人的，留自己的部队。相互钩心斗角，危机四伏，会议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却反而加速了内战的爆发。

白先勇：那时候我父亲有三千字的电报给蒋介石，他愿意带着北伐的军队，到新疆去屯边。父亲他是边疆专家，专门研究过左宗棠治边，治疆他研究得很透彻。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保定学业完成的时候，还没回广西，他就申请到新疆去，当时他们是一群很有志向的青年军官。后来在外蒙古、白俄打仗，那边路走不通，他才回到广西军队中任职。

李继锋：其实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大的，有第四军，也有第七军。第四军被称为铁军，而第七军更被称为钢军。

白先勇：广西那时候势力最大了。如果那时候蒋介石他不是那么防的话，在新疆那边让我父亲他们过去，中央这一块儿的你守住，边疆让桂系替你开发，第二、第三集团军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阎锡山、冯玉祥他们不敢，那就没有中原大战啦。没有中原大战的话，那国民党的元气不会伤那么大。日本就看准了他们内讧、内部分裂，才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团结一心，日本是不敢轻易动武的。

李继锋：您这段话牵出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看得很透彻。中国的分裂当然是日本求之不得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广州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南京的国民政府，互相对抗，这就让日本关东军有机可乘。

白先勇：你看，广东、广西，两广是独立的。湖南、四川等都是半独立